

知  
足  
齋  
文  
集

知足齋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納涼賦

瑾瑜匿瑕賦

元芝賦

序

福寧府志序

壽陽縣志序

應州續志序

高平縣志序

重修吳山城隍廟志序

雁蕩山志序

重刻權文公全集序

寶坻王氏家譜序

樂府正義序

清祕沈聞槐廳載筆序

贅說序

湯對松侍御館課詩序

張白菴詩序

裕軒詩集序

今雨堂詩彙序

四圖集璣序

淺山堂詩鈔序

孟鄰堂文鈔序

紫雲山房詩文鈔序

慎餘齋詩鈔序

研經堂集序

啟惟識論序

送馮健一之官甘肅序

贈朱昆池序

邵雪崖先生八十壽序

楊母張太孺人壽序

第二卷

碑

唐贈司空梁國公狄文惠公碑

明兵部尙書兼左都御史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新建伯贈侯王文成公墓碑

敕建 文昌帝君廟碑

記

重修藍田書院記

崎江書院記

積川書塾記

筆花書院記

重修嵯縣文廟記

六一泉三堂祠記

黃閣河朱氏圭田記

復古藤書屋記

翠微山房記

翰林院掌院題名碑記

曹宗丞修學士戒壇合祠記

論

三十六宮都是春論

無前知論

說

滋德堂說

解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解

易言心解

孔子不出妻解

傳

陳大受傳

史館作

黃芳度傳

史館作

王節婦傳

遂昌王氏兩節婦傳

寧波府同知陳君家傳

陳聖周家傳

翟瞿園家傳

邱府君家傳

黃衡州家傳



鄭賓日文學家傳

臧禮堂家傳

第三卷

墓誌銘

衢州府知府林君墓誌銘

太常寺少卿鄭公墓誌銘

提督四川等處總兵官領隊大臣諡莊節馬公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

誥授中議大夫前

日講

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先叔兄朱公墓誌銘

墓誌銘

誥封奉政大夫林君墓誌銘

誥贈奉直大夫鄭蕙園先生墓誌銘

大名府知府靳君墓誌銘

吏部稽勳司郎中張君墓誌銘

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葉君墓誌銘

湖北按察使司按察使馮君墓誌銘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裕軒先生墓

誌銘

第四卷

墓誌銘

呂君墓堂墓誌銘

敕封儒林郎邵翁墓誌銘

章淳菴墓誌銘

太學生黃存菴墓誌銘

太子少傅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

書 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梁公墓誌銘

顧治齋文學墓誌銘

浙江督糧道陳君墓誌銘

致仕鎮守雲南楚姚蒙景等處地方總兵官世

三等子

誥贈振威大夫浙江提督陳公墓

誌銘

宗人府府丞曹公墓誌銘

鄭徵夫墓誌銘

武定府知府徐君墓誌銘

內閣典籍

誥封榮祿大夫尹公墓誌銘

上書房行走禮部左侍郎加二級金公墓誌銘

大僕寺少卿加三級戴公墓誌銘

誥封朝議大夫王涵齋先生墓誌銘

第五卷

墓誌銘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

特恩贈副都御史曹公

墓誌銘

鎮遠府分駐台拱同知李君墓誌銘

前博山縣知縣

詔起引

見武君墓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鮑翁墓誌銘

保靖縣知縣曹君墓誌銘

工部侍郎蔣公墓誌銘

光祿寺卿范君墓誌銘

前陝西漢興道陳君墓誌銘

孫母許太恭人墓誌銘

何母申太夫人墓誌銘

誥封朝議大夫史乙山墓誌銘

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 予告在案

食俸 特贈太子太師謚文端王公墓誌銘

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禮部尙書管國子監  
事謚文達紀公墓誌銘

日講起居注官 文淵閣校理教習庶吉士左春坊左

庶子加二級汪君墓誌銘

元配陳夫人墓誌銘

第六卷

跋

跋蔡葛山先生文集

跋湯葑岡師又占齋詩存

跋王緜山手蹟

跋蔣秋涇師詩鈔

書馮氏家藏誥狀割付後

書盧中丞尖山壩工紀略後

書孟子四考後

書吳雲亭觀察家傳後

祭文

公祭阿文勤公文

公祭梁薌林師太翁文

祭王文山先生文

代作

祭勵衣園光祿文

公祭陳給諫太翁文

公祭同年印淞汀吏部太翁文

祭沈未齋先生文

祭劉文正公文

祭劉東明文



祭李郁齋少宗伯文

祭陳來章少廷尉文

祭同年紀文達公文

祭寶閣學母太夫人文

代其門生作

祭李母某太淑人文

祭同年馮孟亭母孔太宜人文

祭同年邊秋崖母李太恭人文

祭王母李太淑人文

祭徐舅母婁恭人文

祭徐外祖叔母丁太恭人文

行狀

劉母王太君行狀

哀詞

臧禮堂哀詞

矢野龍溪全集  
目錄

知足齋文集卷第一

大興 朱珪 石君

賦

納涼賦

以薰風自南來爲韻 壬申大考二等二名

當丹陽之炎夏爛赤霽之火雲珠斗宵明指南離而鵲  
麗金烏晨御亘北陸而龍螭長養辨四時之德華葩開  
九野之文玉瑄則五音中徵朱旂則三入爲纁六月溫  
風避夏曦之趙日一天涼宇納秋爽於漢汾豈楚甸之  
雌雄正披襟而卽至蓋虞廷之搏拊欲解慍而如薰則  
惟松生堯棟鳳叶軒筒祛翔陽於丹谷來闐闐於碧空

陸舞朱藻不金莖而能露厨搖翠筵以紈扇而生風何  
冰鑑之淙琤青萍起末訝玉壺之寒映白氣如虹凍雨  
初晴林蟬嘶而清越浮嵐欲滴飛泉漱而玲瓏曲水中  
央欲漾芙蓉之槩金波影裏偏宜桂樹之宮自有清音  
非管弦與絲竹未聞天籟發蘭蕙與芎薺從九行之箕  
畢失三夏之炎融且夫卽事有宜賞心有自事與時遷  
境隨心異山叢桂而能幽徑修篁而自翠奇峯則嶺上  
多雲懸瀑則天邊佩璫抱涼月而如珪煮青精而作餌  
此逸士之所私非通人之所貴乃有墨卿以素景摘辭  
詩人以清風明志玉川七椀揮毫則蓬島如歸杜老層

冰振素則寒山自致冷然善御雖莊列之寓言飄若  
雲亦文章之能事至若甘泉避暑之宮曲江賞花之地  
雖各適於一時未足求其淡意惟我

皇上坐明堂之个披鴻寶之函露湛彤墀則思小民之  
暑雨風生雲牖則念葑屋之耕蠶扇暍下車周武之心  
如一揮弦賡載重華之治可參鹿解螂鳴省日躔於東  
北授衣流火測星候於西南所以天辰惟協於極農時  
不失其三然後升高明而遠眺望開渠祿而召馬枚玉  
井觀蓮千瓣則花明 御苑沙棠作楫十洲則海近蓬  
萊山氣青空當雨餘而舒卷水光綠淨共晴景而徘徊

咳唾九天灑碧虛之明月澄鮮四字淡赤曜之玫瑰是以庶徵應時而各至八風從律而自來獨逍遙乎玉階金屐披拂乎廣廈露臺而已哉

瑾瑜匿瑕賦

以隱惡揚善執其兩端爲韻  
大考二等九名

戊寅

瑤海天通崑山地近白虹比德流光則外景爲昭丹木同輝凝液則中含若隱辨瓊源於方折知大川之能匯細流求玉韞於貞嶠見崇阜之不辭塵坳必巨量之兼容斯效珍而惟謹相彼瑾瑜奇光未鑿孕赤城之霞氣自見精神沐暘谷之朝華難淆美惡雖虞人懷璧方疑太璞之渾淪而趙價連城正待良工之確錯苟琅玕之

微玷難爲披腹而呈況璿玉其未分更懼吹毛而索藍  
因與祇豈盡浮筠碧樹交柯非無隕擗將比照於然犀  
翻致輕乎抵鵠然而道惟虛而善受瑕旣匿而美揚縑  
文理於黃中不類砒砒之混較精粗於白璧還成什襲  
之藏若天宇兮網緼六器見山川之采象星河兮赧駁  
兩圭發日月之光獻自玉人仍嶠然而不滓珍之天府  
更闔然而彌章詎以小疵累其大善方九纒而三薰比  
六瑚而四璉荆和自剖照白珩於楚山姬后來游鎮容  
刀於周獻識其斑剝則鑒賞乃真加以磋磨則晶光愈  
顯似印月而求珠若披雲而見晁是以萬殊之品歸乎



并包一心之權妙乎允執陰雖有美豈云以暗相投瑕  
不掩瑜自可兼收並集懸爲朝采固不晦其文明捧出  
夜光非無分於湯襲實昭質之無虧何他山之可及我  
皇上彌綸萬有在宥兩儀星正璣衡珠斗協鳳凰之紀  
時和玉燭球圖變龍馬之奇環海瓊山天下來王而來  
享璇題玉藻

聖人觀我而覲其惟範圍大造而不有故鼓舞萬類而  
不知於是勞以奉三照同作兩和玉琯於軒筒欽瑤繩  
於堯象闢門明目輯媯瑞而道姬重華祝網式圖受商  
球而德符味爽是則乾苞坤絡莫不資以生成而豈嶽

時川渟所得喻乎高廣也哉乃作歌曰

皇德臨照六合寬天文地文同大觀赤日白月雙球玕  
鑿景不用冰壺寒陰陽不敢藏其端

濬哲如舜惟生安峇山出雲潤噴吭滌瑕蕩垢聲珊珊

擬議

聖德形容難昭示玉檢垂不刊

元芝賦

虛舫之庭有丹畦十祥之所樹也其東南一株萎而青  
莖子憐而勤漑焉旁生一芝色黑而潤爲賦之辭曰

虛舫北兮徑丈尋繚垣薜荔兮朔風不侵夕陽返景兮

皓月照十祥華斂兮綠葉森森東南一枝兮半枯半豐  
叶 漑以清泉兮沃以膏沈元芝茁兮元牝澣元關啟兮  
元珠璣十祥韡鄂兮環畦同心元海粒粒兮誰胎誰妊  
知白守黑兮龜蛇蟠叶 流珠金華兮翬鳳暗暗元之  
又元兮膏陽帥陰象帝之先兮女丁婦壬亂曰  
元芝兮蕤蕤十丹兮離離雨露潤兮膏液飫化腐穢兮  
茁神奇春蘭兮秋菊懷美人兮空谷同心賦兮羌不言  
莞相眎兮曾波目

序

福寧府志序

福寧去福州東北五百四十餘里界以重嶺環海三面  
形勢奇險爲閩浙之左塞余庚辰秋奉

命來閩司糧驛兼巡福州福寧二郡既考圖籍獨福州  
有志成于今運使錢塘徐君而福寧缺如詢之則自前  
明神宗癸巳歲迄今百七十年無繼修者時福州太守  
健爲李君先自福寧移守于此間言曾手輯之有草本  
未成予勸君必成之然以爲福州首十郡日夜治事不  
得休豈暇及此哉今年春君謂予曰某親老矣忽忽將  
告歸顧前所爲福寧府志幸已成書請及今刻之以備  
遺忘余怪問其故何成之易也則君子聽訟決簿暇數

漏刻燭不假手于他人如是者十餘月而竣可謂勤矣  
出而讀之詳核該善凡言形勝利病若道其戶內井竈  
覲縷緯繹無關于口者偉哉真李君一家言也昔太史  
公作史記歐陽子作五代史司馬溫公作通鑑皆本末  
條貫出于一手近日之爲書者總萃參伍無所折衷又  
志書往往作于當事開館延客歷歲而成帙前後舛迕  
者不可勝指若君之勇于著述斐然獨繼百七十年之  
緒刻期于歲月誠不可及也君爲官廉而愛人所任有  
聲聞人不知織君始教之養蠶樹桑行有利矣乃以憂  
去君喜吟哦題刻徧山石其天性所好異乎世之爲吏



入人之渫厚如膠漆筋幹之不可解其所自爲者然也  
昔昌黎韓公使王庭湊過壽陽驛題詩云云至今金石  
而尸祝之嗚呼非其道德文章忠義之沁人心脾者如  
是其烈歟然則人亦何可以逆旅視其官而不勉其所  
以自壽于斯世者獨知效一官而徵一國哉

應州續志序

予於戊子秋抵晉時蘇中丞方下教所屬講求水利憶  
在鎖院發官書得應州牧吳君條覆水道井井予與冀  
寧監司胡公盡紙讀之曰此其言有物良吏也其後君  
來謁則知以名進士官陝右最久察其治應果有意行

其言者今夏鄂中丞以平定州需才訪於僚咸舉君對  
中丞曰可遂薦之 廷君瀕去應錄所續州志十卷寄  
予予歎曰君真不忝此州者顧予疎於考核屬予友戴  
孝廉東原校之戴君曰應州錯見於周隋書不始於唐  
明矣吳君搜考甚善顧新舊唐書皆不見應州沿革之  
由則推唐地理志雲州永淳元年爲默啜所破徙其民  
於朔州矣此地則天以後蓋棄之甌脫也予曰信朱邪  
興於沙陀其蹟多在應州應之於唐不以爲幅地矣戴  
君又疑陰館澗水黃花堆皆當在應州之西予適以勘  
工之右衛反自左雲出山南行過山陰西北之黃花岡



經代岳鎮乃渡桑乾東南望夏屋面雁門時吳君道謁  
問應州尙在山陰之東蓋遼金元明山陰隸於應而今  
之州不兼有也嗚呼考古之難非讀破數千卷書壯遊  
數十年而又生極盛之時廣輪九達險關不戒豈足按  
源流辨華離哉 國家闕西北地二萬里今之勾注近  
在閩闕予行次威魯助馬口闔邊垣攬形勢蓋天下一  
家民之攸宅生成於

聖人之世者百有數十年矣考鏡是非勤問疾苦因其  
利而無逆其防亦儒者之所得爲也豈獨治應哉

高平縣志序

傅君令高平之二年以修志告曰志之闕也百餘年于  
茲矣縣有老儒司君昌齡者多讀書諳故事及其無恙  
文獻其有徵乃聘戴孝廉蕓浦輯之爲二十二卷明年  
春脫稿寄予而問序焉讀之詳簡有法可以示後矣憶  
歲戊子予自楚臬移晉踰太行睇天井道出高平考所  
爲羊頭之山長平之壘慨然念斯民命于兩間嘉徵診  
劫惟其所值爲可感也予承乏此邦者數年東過井陘  
北度勾注出重邊抵大青山之麓古所謂險塞之地塵  
躡之場者今皆眇睨聚落蕃孳作息鷄犬不驚矣

聖人在上萬物康阜人民壽考豈一世之澤歟晉俗勤

先兵部之有卷一  
儉上黨之風尤醇官斯土者得從容考鏡往蹟坐理殷  
庶歌勞動苦可不知其所自耶無爲繭絲而爲保障使神  
禾連穎丹水化爲廉泉此則予與良有司所當孜孜共  
勉而茲書益可信其不朽矣

重修吳山城隍廟志序

珪自乾隆丙午孟冬視學來杭以非守土之官故釋奠  
外未謁羣神戊申冬嵯使廬公以新修吳山城隍廟志  
稿屬余校勘乃知神爲南海周公其忠烈詳于明史本  
傳通鑑輯覽彰彰也

鑿駕親臨

御書標列豈偶然哉己酉正月二日乃登山謁廟是時  
中丞覺羅琅公方有三日偕詣天竺禱雪之約珪以城  
隍司民且神久著靈威竊默致私禱其日微雨厥明同  
謁天竺歸而靈雨三日仰惟

天人協心所謂歸之太空不可得名者歟抑中庸稱鬼  
神之德體物不遺而推闡于誠之不可掩斯理也聖賢  
反復申明之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  
視諸掌乎百吏治民于明百神治民于幽皆代天之職  
也而能兼察官吏使不敢逞于人上其善惡公私彰瘡  
感應捷于呼吸者非神不爲功惟君子能信此理故修

身愛人而極于參贊其次亦有所敬畏而不底于邪反是則無所忌憚而不可言矣案城隍廟祀始見于吳赤烏二年及北齊慕容儼傳唐則有開元五年丁巳張說之祭文又若張九齡之于洪州李德裕之于成都以及李白杜牧韓退之李商隱麴信陵諸篇班班可考春明夢餘錄引記曰天子大蜡入伊耆氏始爲蜡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春秋傳鄭災祈于四鄒宋災用馬于四鄒鄒庸字古通用此城隍之祭肇于伊耆矣又案宋史蘇緘傳緘知邕州蠻入寇城陷其家三十六人縱火自焚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見大兵從北來呼曰

蘇城隍領兵來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此以人爲城隍神之據也故五禮通考備載之夫五帝五官農  
弃后土凡禦災捍患有功德于民者當在祀典然則斯  
志之修其于威民飭吏之道所係豈不大哉食斯土者  
其共凜斯義以施實德于民則天人孚而雨暘若矣

雁蕩山志序

雁蕩周迴百八十里之洞天也自開闢以來閔靈慳奇  
雖以康樂鑿山開勝而僅得其外郭之斤竹古人疑以  
爲海水激齧沙去而石骨畱亦善狀其玲瓏欹詭之致  
矣然而峯峯皆如鬼工雕鐫形態萬變而無不酷肖似

爲帝釋真靈之幻戲不可思議者也予于乾隆丁未仲冬案試浙東自台之溫由大荆出芙蓉取道山中不迂半程然所涉覽僅得石梁靈峯靈巖馬鞍及四十九盤嶺耳晷短力劬雖龍湫之瀑未暇窺也何論雁池輒爲詩九首識之已而樂清教諭范君鈇以所輯雁蕩山志示予曰初得施生元孚志稿校以明朱諫舊志鈔成十七卷可謂勤矣夫茲山以險僻得全其天巧而無人工穿鑿之故奇然讀侯一元雁山供億之議則尤物尙足以累民可不慎哉游之勇者莫勅于徐宏祖或梯而上絕壁或縋而下溪谷梯窮濟以木木窮復濟以梯梯木

窮則引繩揉樹幾與飛猿角勝矣乃見雁湖之頂窪者不啻六焉其水分墮南夾隄中此其源也欲窮茲山之勝非飛仙畸人不能瞰其肺腑矣昔蓮池大師游天台欲往雁蕩以惜人力不果行好奇者得是畫而卒讀之亦可以爲臥游之助云爾

重刻權文公全集序

唐權文公載之詩文全集五十卷前有集賢院大學士楊嗣復序云公昔自纂錄制集五十卷託友人湖南觀察使楊憑爲序公元子中書舍人璩不祿嗣孫憲奉遺集求鄙文以冠首五十卷次第具在集目云案公集流



傳不絕如縷入 四庫者僅十卷總目稱內府藏本明

嘉靖二十年楊慎得之于滇南劉大謨序刻之文苑英

華及唐文粹時時散見王尚書文簡公會見全本五十

卷著于居易錄稱無錫顧宸所藏劉體仁之子凡寫贈

王者詩賦十卷文集碑銘至祭文共四十卷實五十卷

也南昌彭文勤公元瑞寄書于阮中丞元素之知不足

齋鮑以文鮑曰無有聞朱竹君先生家有之阮以覆彭

彭大驚詢之于珪茫然也問之姪錫庚對曰有之然先

人弄貽祕本不敢以假人問其所得之自曰五柳居

書賈告予父曰有不可得之書在某公處公能以

名本數種易可得也予父允之陶果得其書請假鈔二部以原書歸予父然則海內不過二本耳不敢輕以示人予笑曰姑假我一觀可乎錫庚不得已遲日送至予覽披一過真五十卷不傳之本也亟晝夜命書手鈔成而以原書歸之椒花陰舫以鈔本假彭公彭大喜影鈔一部手加丹黃校勘塗乙請予序其原委行將梓之已而公病薨于邸予曰權文公集不可得矣屬其門生緩索之于其家彭公之孫邦疇曰信必完璧不日而鈔本復還予覆閱之則彭公病中手跡如新也自癸亥秋至乙丑春珪旣進知足齋詩集荷

御題詩冠于首退而喟然曰權文公忠孝良相其集海  
內僅有四本不及時授梓可乎同志者聞而踊躍集腋  
成裘曰善舉無獨爲且彭公遺志也乃俾甘梓人以宋  
體寫之予陸續校正竣五十卷蓋書之顯晦有時數也  
案公天水略陽人貞孝權公皋之子舊書稱其自貞元  
迄元和三十年羽儀朝行直諒寬恕言動無飾述作雅  
正而宏博時人以爲宗匠孝弟力學髫鬢有聞疏延齡  
恣行巧佞論皋謨不書明刑實皋之餘慶所鍾也新書  
稱其雅正贍縟醞藉風流皆紀實也公忠鯁繼宣公之  
後山斗啟南陽之先斯文不墜蓋有天焉其忠孝之氣

耿耿與日月爭光矣刻成鳩工諸君子例序于後

寶坻王氏家譜序

寶坻北王氏當明永樂間由小興州而來遷於王甫營成化中有名翱者甲午舉人官至嘉興通判徙居城中傳至今十二世矣子妹夫儀堂振翮承其尊人信齋公之志鈔家譜稿示予請爲序予惟姓氏混于司馬遷而漢唐以來尤重譜牒漢王符有姓氏篇晉王宏齊王儉梁王僧孺各有百家譜唐王元感著姓氏實論此皆王氏之故實也然齊五王氏合而爲一今王姓徧天下卽寶坻一邑而南北分支非家自爲書豈免令狐之誚乎

抑吾聞之敬宗者將以收族也韓子曰篤近而舉遠人必親其本支而後及于祖免之族三王之祭也先河而後海有源也有委也是爲知本觀儀堂之書知其近于禮意矣時予將以使事出都遂序而還之

樂府正義序

珪年十三從學于朱柅堂先生先生方以選拔生待補教習詔珪曰不讀線釘書無用也授以攷工記明年夏珪讀天官至秋官先生喜曰如此可教矣早起入塾先生已雜誦朱文公戊申封事三遍是歲甲子秋試前先生曰我無可用功取十三經重讀一過文獻通考閱竟

部比入闈卷在程武進相公房程時爲庶吉士薦而不  
售先生曰我于書無所不嗜而尤有心得者在古樂府  
他日成一家言無憾矣明年先生歸歲庚辰珪之官福  
建過嘉興謁先生甲申聞先大夫薨奔喪返再見先生  
曰我樂府正義成矣他日子能刻之吾願足也丁酉聞  
先生赴庚子珪視學于閩先生之子鼎以手鈔數卷示  
珪不及盡讀丙午珪來視浙學乃屬鼎以原稿本及鈔  
成全書來校之竊惟虞書教胄先詩而後律從之三百  
篇皆可弦歌則皆樂也及漢以降始別爲樂府見班固  
志而他詩則徒歌至唐以後則樂府但爲詩之一體不

問其宮商不沿其本義又限以四聲之韻而爲律是律其所律非鐘呂之律也好古者案古經書而比之別爲韻學夫勻音爲韻和聲爲律清廟之奏何韻之有乃取離騷而改叶讀之是欲執僑如之足而適齊人之屨也抑好古而忘其本矣先生是書博綜心契其悟解或得之夢寐其考證皆根之經史眞能自成一家言足以傳世而不惑者原本各卷開附唐以後太白子厚諸篇而別爲新樂府二卷則唐宋後作也竊謂唐人全詩各有注釋且其體離合不一今斷自隋而止爲卷十五先授之梓其唐人之沿古樂府體者別鈔爲二卷還之其家

以待他日之續刻屬先生孫鴻警校之爲序其大略如是

清祕述聞槐廳載筆序

翰林史官也自古歷三代越唐宋元明暨

國朝代以爲榮然非獨摛文藻誇寵遇以蓬山爲捷徑也必將敦品茂學處則傳名山出則作霖雨入則爲羹梅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蓋古今名賢大半出此而負此官者亦不少矣法梧門司成優學而守官其爲學士也則著清祕述聞十六卷其官祭酒也則著槐廳載筆十八卷實事求是文獻足徵詳矣確矣珪無狀自年十



八選館出入中外三入翰林今且歸然忝二十四科之首稱先進焉服官五十二年每以人才爲斷斷而尤念釋子翰林諸君子相期近文章砥礪廉隅以副

聖主求賢若渴之意讀悟門此編不覺反覆而三歎也

贅說序

雙湖潘君以其讀書窮理心得之言綴爲數卷名之曰贅說質于余余讀之見其于天地陰陽造化之原人物幽明純雜之故皆本經術而參之以心悟不襲周邵張子之說而昭合闡發成一家言潘君之耆書可爲用心于內博說而約思者矣君方將試吏事則由是以求之

民物之情利病之實不徒託諸空言也夫修辭貴立其誠苟能設誠而致行之則民事皆天心也吏事皆性學也君其以是察之必知有自得而逢原者余愧荒落竊以是義爲君進

湯對松侍御館課詩序

舊制 朝考進士論詔疏及試帖詩各一其選入詞館者教之三年藝成而後散館曰館課所謂館閣體也乾隆辛未 朝考題賦一狀一論詩如初或難之而對松湯君旣成其三獨于詩有四章歸然第一入翰林人曰湯翰林尤長于詩矣及丁丑會試己卯鄉試

詔始以詩試士其體五言八韻一如試進士者天下駸駸乎家弦而戶說也自予少時粗學古詩不喜爲律體戊辰改庶常分習 國書旣未嘗究心于館閣之作而于試帖尤茫然其後齒漸長而後生或以所習請益恥無以應之乃取唐試帖及今館閣諸公所作辨論之稍析其涇渭矣又竊聞少宗伯金海住師之教以試帖與制義相比附若繪萬象于方罫解九牛于芒刃繩墨旣中適乎自然然予役役在外心知之而不能爲也丁亥夏承乏楚中而對松先生設教于江漢書院諸生請其在翰林時所作館課若干篇授之梓人予得而讀之典

切清新備體而盡變美哉進平

君告子曰某爲庶

常蓋嘗質諸海住師而以爲善

同館之士翕然推

之而衰然舉首于

祕殿足爲佳話也君自史官擢臺

諫卓犖有所建白平生詩文富于篋笥此其稍勻耳江漢之學者由是津逮以窺其岷源與海委也請以吾之言觀之

張白菴詩序

予嘗再之楚攬祝融荆門湘灘洞庭江漢之鬱離譎蕩愛其雲物烟雨迷離變化山禽澤葩幽冶娟烈離騷九歌之意懍恍遇之以爲其文章必稱是也徧索之而得

蒲圻張君白菴之文白菴初以制義名家前明 國朝  
諸老未之讓也既而泛濫于詩騷古文各體老不得一  
第欲極遠游以吐其奇前登衡山躡武當窺太室少室  
未足也喟然曰遂古之勝起于西北乃束腰攀絙上太  
華之顛俯睇昌黎悲咽之處不啻井底耳嚴冬禮五臺  
踰雁門出殺虎口徘徊大青山之麓而拜于明妃之墓  
十二月陟恒遂游 京師觀

天子之宮闕循西山下天津至于東齊宿留蓬萊閣者  
四十日櫂舟泛海島瞰日月初出波濤沸騰之聲色自  
冬徂春客岱山之頂四越月而後下所至大書刻石還

謁 孔林鄒嶧凡古聖賢君公烈士貞女之墓蹟必平而誌之爲古今詩賦銘頌文不下數千首矣君初不持一金坐獨輪車所遇壯其志喜其文者則轉送道之一僕中道去遂獨身開關載書數千卷辛壬癸甲屈折走數萬里其愛古悱惻出于至誠表彰幽逸尙論忠厚至謂明妃必不貳節其性情之摯艱苦百折而不悔也君之詩溯源于漢唐而有山川奇偉之氣助之詠歌太平無抑鬱蕭瑟之感然則其中之養者近乎道矣抑吾獨怪古人高山之上溪谷之中常恐千秋萬世名湮沒而不稱豈所謂三不朽者必如是之汲汲歟君浮雲富貴

脫屣家室而獨不忍忘情于是者何歟豈其蓄于中者  
有不能自遏者耶吾聞五嶽三山蘊真宰含靈氣不獨  
其名尊也君歸而常羊乎青山之廬朝歛夜歎海嶽之  
妙與神俱存口不能言書不能傳束囊萬卷如蜃虹雪  
萼灑揚于大塊之間斯君之游也內矣于其將歸一言  
以爲贈

裕軒詩集序

裕軒學士既卒其門人劉蔭林侍御持其詩草示珪曰  
此吾師一生出處性情之實徵也公既銘吾師矣請序  
刻之子覽其集曰從獵曰于役曰靜居曰歸田蓋所手

訂者猶憶前年裕軒曾言有詩草欲予爲校正予曰何汲汲爲裕軒遂不果示未幾裕軒逝矣是予負吾友之志也裕軒未有後而侍御爲之修祠室于墓所刻石誌阡以垂久遠今又欲哀其遺集抑何勤也裕軒不求工于詩顧其胸次素潔過境發抒往往有真意而尤近道而可傳者在歸田一集皆其晚年之作高者逼陶韋其落落卽事言景亦北宋之音也裕軒少壯囊筆據鞍出使齊蜀扈從灤瀋有爭先鳴盛之意氣中流引退嗒然移情徧參苦縣耆闍之學卓然若有所得超脫糾纏不攫寧而坦化可謂懸解矣又焉用此語言文字爲哉顧



侍御古處之意不可違也予輒擬芟其蘚蕪存其潔淨者若干首而歸之葭林因誌其大意云爾

今雨堂詩彙序

吾師少宗伯海住金公出處行實之大端珪謹著之于誌銘矣先是歲乙巳令子三吾郎中以公今雨堂詩彙十八冊屬珪校勘蓋自癸卯迄壬寅六十年所作幾萬首無體不備也憶珪自丁卯秋受知于公及庚子使閩過杭公款我于湖上中間出入南北相左者幾二十年故雖親炙門墻尙未有以盡闕吾師之涵蘊也及奉詩彙本攜之篋笥又幾五年乃得盡讀全集望洋而歎如

觀華嚴寶藏目眙而神駭也竊覽吾師之詩而思吾師  
之爲人直內而方外其天性篤于倫紀故于根源哀樂  
之地醇淡愷惻老而彌摯讀之使人孝悌之心油然而恍  
然而其立朝敬事授經忠告尤見正風大雅恪恭直諒  
之所充流有不愧乎表裏如一者若夫師友親串之久  
而敦閨庭子姓之雖而肅自起家出入以及

予告林居聚散近遠勸規愉感皆一一見諸詩至于大  
篇險韻陵韓蹈蘇腹便五車役使萬怪又獮祭贐植者  
之所望而卻走也公以巍科峻望游陟寅清賡颺

勲華衡杓瀛嶽擣翰之士得其片鱗毳翮可以揆雲而

漑津矣豈知公之得于天者既厚而沈酣經史丹黃點  
勘旁及梵乘孜孜矻矻終身不倦其學力之所埤益尤  
不可誣也古稱蓄道德而能文章若吾師者其立行本  
末夫何欲乎凡應制及試帖諸作別爲一編其全不能  
盡刻也擬掇其卓犖精粹者若干首先授之梓校竣爲  
舉其厓畧以告觀者

四圖集機序

余識羨門孫君三十年矣君以詩鳴而老於游再渡海  
揆武夷九曲息駕于茗上皆有圖以紀勝而舊雨今雨  
吟題磊砢彙而編之有新新不住之感焉昨來謁余于

武林而君已皤然矍鑠翁矣又示余彭城集擬陶諸作則恬憺怡愉漸近自然亦君之學與年進也古稱詩人窮而後工君負才不獲揚于著作之庭而狎鯨蛟之巨浪躋幔亭而嘯呼胸中之奇不帶雲夢今雖老矣猶以貧不能安于家食則君續游之蹤跡且將蠟屐徧名勝焉他日圖成五岳作雲臥觀方將與造物者游豈數幅之所能量哉適余將去浙君來索題書以應之

淺山堂詩鈔序

趙生輯寧以其手鈔尊人淺山堂詩草示余僅五十餘首言曰輯寧早孤及有知識而先人手蹟散漫已失蓋

三十餘年來從舊游先輩處掇拾錄鈔而得之者片鱗  
半翮奉如琪璧惟公爲先子同歲生幸憐而校之余自  
以辰及君同榜而君卽之官于楚越六年而卒于官故  
不能詳君之生平今讀杭堇浦前輩所作誌銘知君之  
學優而政清讀其詩神韻才力皆有源流非苟作者惜  
乎不窺其全也君之子能讀父書君有後矣瀏陽之民  
有愛樹思君不沒矣余方將去杭爲題數行于冊而歸  
之輯寧輯寧勉乎哉

孟鄰堂文鈔序

楊農先先生四世清華一家先後入翰林者凡七人先

生獨以經史之學迪前昌後海內推文獻者必曰先生  
珪生也晚選館時先生已登大年不獲親炙其光輝幸  
從長君二思先生稱後進同官講讀得其緒論心嚮往  
之而未窺其全集也今年春先生之孫觀察君自鳳陽  
守擢荆宜監司瀕行出所藏孟鄰堂文鈔示予請爲序  
曰將以授梓珪乃得盡讀先生之文見其與館閣諸公  
辯論史志侃侃不阿與齊次風先生論周禮貫串精覈  
及經考史論數十篇皆卓然蠶涌正出非本原深厚烏  
能亶亶汨汨沛乎若決江河而東注也惠帝論言宦寺  
之旤易儲論辯忠愍之不諫尤具知人論世之識可爲

作史者法其他旌淑闡幽之作皆徵實可傳然則先生之學其不愧古之立言者歟豈徒以擊悅蟲篆之詞爲世禪雕龍者誇其焜耀哉

紫雲山房詩文鈔序

曹慕堂宗丞人質實孜孜爲善晚而志于道有超出塵表之思顧其生平不以詞章古文自鳴與之交者雖密如昆季亦不知其以文采暴著也公歸道山幾二十年其嗣君定軒給諫乃集公紫雲山房詩文鈔示予請爲序讀之乃知公由翰林起家游歷卿尹詩則樂天文則敬軒犖犖無蟲篆雕刻之習如其爲人也其尤可不朽

若官御史時請建太學辟雍一疏越十年而  
詔開園池壁水于太學

高宗純皇帝思有人首言其事

詢知公姓名超擢

宗丞以獎言者豈不遑哉珪老矣撫今思昔不覺老成  
典型如與公對面也

慎餘齋詩鈔序

慎餘齋詩鈔四卷歸安葉辛麓方伯之所著也方伯與  
予同辛亥生後于予五月與家仲君兄同庚午舉于鄉  
與家竹君兄同甲戌進士以兵部主事起家出爲河南  
守擢河東道與予同官于晉聯驗倡和君詩清雅雋永



如其人及陳臬山左頡頏大吏直伸其道不詭阿端人也擢湖南方伯以在山左不劾撫藩降調來京不願外吏請修書自效盡心校勘逾年得疾甲辰秋年五十有四卒于邸寓未竟其用可惜也君精于易著易守若干卷言之有物予嘗閱其彙本實能發揮四聖之緼已而刪改精粹惟繫辭傳下卷未成藏于家諸子皆能讀書繼業此四卷編修紹本示予予爲序之讀君詩如見我故人之心跡也悲夫

研經堂集序

吉渭厓銀臺長珪十年而服官後于余兩科爲先後同

館其後又同直 尚書房交相得也今年癸亥君之嗣  
君士璜明府以研經堂詩文集示余而請爲序余卒讀  
之其體雅正清和想見其平生蓋公之爲人廉悍卓犖  
詞氣侃侃由翰林改官御史洵至九卿衡文不苟閩人  
稱之南通六壬耶律之書而不謏于理猶是儒家言也  
君兄弟彙交玉堂而哲弟中摧與珪感劄河兄之先逝  
同抱鴿原之歎者又觸予緒懷矣珪今年七十有三追  
憶舊雨零星榆景又不勝掩卷而三歎云

成惟識論序

佛說轉識爲智又謂之第九淨白識卽毘盧性海發大

光明圓鏡者也有漏聲聞以下虛空妄想結成世界此  
第八阿賴耶識所謂無始劫來輪迴種子昧者不知認  
賊作子者也等而下之無量眾生以六根著六塵而六  
識互用波羅巾結不可解矣其間爲之招引而送逆者  
則第七傳送識也欲成無上大乘衣珠本圓窮子自不  
見耳元奘法師糝十師之旨作成惟識論語簡而畱富  
讀者不能窺其涯涘也西泠吳君爲之句釋一切微言  
奧義闡之如觀菴摩羅矣超塵師梓以覺世問序于余  
余于佛乘夙未參解不過略觀金剛楞嚴華嚴數大部  
輒以其理之大同者證之經云理可頓悟乘悟并超事

非頓除須次第盡然則空假中二觀烏可缺一而遽云  
了義哉

送馮健一之官甘肅序

予識馮生健一于乙酉之夏既而以女妻之丁亥冬生  
來就姻湖北臬司署從之晉返都生以副貢充教習期  
滿發甘肅試知縣瀕行請予所以教之者噫予何以教  
生哉生從予二十年予何日不教生也凡予之所爲所  
言生之所心折與其所不足于予者比而思之皆不無  
有益于生者也无往不復者天之道生家故貧約二十  
年中歷喪祖母父母第若妻可謂極人倫之困阨者矣

今始得一官其將責償于天而大鳴于人乎抑能自克  
于己而無惡于民乎予服官數十年未敢刑笞一人未  
敢一日自腴生之所見也書曰御衆以寬又曰匹夫匹  
婦一能勝予涼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雖聖人未嘗以智  
力自矜矣計肅當屢創之後此上下恐懼修省而與民  
蘇息之時也一介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濟  
況親民之官乎醉飽喜怒之時不可以聽訟子曰有一  
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老子曰天下有大寶三一  
曰慈一曰儉一曰不敢爲天下先何其言之真切而有  
味也若夫升降盈虛之遭有定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之

而知道者可以自盡生不河漢予言或亦弦韋之一助也

贈朱昆池序

朱生昆池將之官粵西來告行請予一言爲別予何以  
教生哉念生自丙午舉於鄉謁予于浙從昕夕者幾二  
載今春予典春闈而昆池成進士一似重有緣者願予  
之居官治事生見之多矣予何以教生哉生茲遠行初  
試縣事或有所疑于心夫居官者亦枉于定其志端其  
始而已矣一介之儒奉

簡命親民事于萬里之外其任何重且鉅也孔孟孜孜

思以被之民者惟有司爲切昔由求賜分效于諸侯之  
大夫惟游夏不齊施之于一邑未若今縣吏之職備也  
聖主承

天而治四海之民漢宣帝曰與吾共此者其惟良二千  
石乎親民之官水旱疾苦呼吸上與

天通不可不敬也民之死生吏之賢不肖生平時亦嘗  
目擊而動心矣今身爲之而能刻刻不忘之乎能如是  
則雖在萬里之外猶昕夕也不則吾不能知之矣吾何  
以敎生哉書此以爲贈

邵雪崖先生八十壽序

命于清寧之間得山川之性者賢人也山川之性有質  
有章得其章者貴富得其質者壽考吳越名山水區也  
其尤明麗而秀粹者曰錢塘峯竺嶽嵌于面背江湖鏡  
嶼于左右照以

天光龍巒翠摩故其人多文藻邇顯排雲蜚聲此山川  
之章乎外者也若其質則孔靜泔淡潔清廉岸夷猶常  
羊齊邀津渙明德之士奇齡之人相游以天適其性真  
此山川之內觀也惟我贛邨同年之尊人雪崖先生似  
之先生自其上世由於越而遷錢塘也十有五世矣中  
亂卽嗜學于古今文章及詩家源流無所不究覽弱冠



爲名諸生又二十年貢于太學九罷省試數奇而業益  
精門弟子日益進教授吳楚晉趙閒者數十年其與人  
也久而不怠禮行義取克己恕物醇乎篤行君子也有  
子三人紹其家學而仲子贊邨以戊辰成進士授館職  
改官御史分校禮部典秦楚江南省試視學山西兩遇  
皇太后萬壽覃恩

誥封先生如其官初先生游晉最久館于介休馬氏縣  
之人敬稱之曰先生及贊邨之爲學使也知者咸慶幸  
曰邵先生有子先生將復來是足爲先生榮而贊邨往  
迎先生先生曰嘻昔我爲一家人師十年去後幸無惡

名今兒將爲一方師三年慎哉毋貽乃父辱耳吾老矣  
不負此湖山勝也終不往噫嘻先生真得山川之內者  
而乃以其餘付之若子也歲丙戌先生年八十矣贊邨  
陳情將歸爲先生詩其同年友猷而言曰吾交贊邨二  
十年其人純粹以和如初相見其受教于先生者可以  
觀先生矣昔者衛武公行年九十而作詩曰抑抑威儀  
維德之隅傳者曰抑抑密也蓋古之蓄道德而保純嘏  
者其表裏纘密而莊敬廉隅也如此其十章曰藉曰未  
知亦旣抱子其欲然自少而慈其子孫也如是然則贊  
邨之歸樂可知也乃作湖山之歌二章使歌以侑酒

一歌曰湖山之質兮玉潤而中堅翁來游兮以月以年  
策叩竹兮山之閒鏡芙蓉兮酡顏千秋滌滌兮樂翁之  
天

再歌曰湖山之章兮素沙而錦爆瓊糜粃兮黃金勺湖  
激澨兮山綽約子笙歌兮孫鼓罍舞婆娑兮翁鬢鏤積  
善袞袞兮壽且樂

楊母張太孺人壽序

汀屬連城之南百里而遙有邨曰芷溪倚山而環流其  
居人族蕃而風醇者楊氏爲最予昔旼學于闈歲科兩  
試連城之楊生童不下數十人有登聆者歲癸卯以優

入都考充八旗教習報滿引

見以教職用今年秋七月楊生歸過杭來謁予且請曰  
登璐不肖幼孤母張實撫教之遠遊數年甫得一冷官  
不足以揚親今年冬十月朔母六十有一設晚之辰惟  
夫子錫一言登璐將歸上壽光屏障而報慈暉也予曰  
子家夙有陰德汝祖之賢著于吾兄竹君先生之銘猶  
憶在京師時予詢汝族居之雖陸升斗不外求而足供  
終歲之需詩書之聲相聞母世母先後五人怡怡無詬  
諍諸孫則相爲劔負而飽哺也予慨然曰子何舍此至  
樂而瑤瑤于數千里之外邪今使子得治民之職宦遊

四方卽奉迎汝母踰山越川而就養去其宗族田園之  
故汝之親不樂也今以學官歸仕于鄉邦遠不出數百  
里版輿拖舟計日而達無倉庾獄訟之責以其暇日與  
同志好修之士講孝弟而研經書溫清不缺陔華閒齷  
所謂養志者非邪雖有軒輓駟馬之榮不以彼易此也  
汝母守節而達于義汝歸以斯言與汝兄弟跪而誦之  
其必驟然忻然曰兒其善體汝師之言可以保汝祖之  
積累而卜餘慶于無窮矣登璐曰善夫子教我願書之  
以爲母壽

知不足齋文集卷第一